

《1984》與《重裝任務》文本中的 極權世界與烏托邦

黃馨慧¹

摘要

《1984》是英國現代著名小說家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於1948年所創作的一部政治諷刺小說。該書的問世，使得歐威爾本人被西方文學評論家捧入現代經典作家之列。電影《重裝任務》以喬治·歐威爾的《1984》的基本架構為藍圖，將歐威爾故事中所要表現的極權主義、思想控制以真人演出的方式呈現給我們。本文旨在解釋在《1984》、《重裝任務》中所展現出極權主義的意識形態及其建立之政體的性格究竟為何？希冀由這篇文章的完成，可以對所謂的烏托邦極權主義世界有更深入的了解。

關鍵字：喬治·歐威爾、1984、重裝任務、極權主義、烏托邦

¹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政研所博士生，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僑教中心兼任講師。

壹、前言

《1984》是英國現代著名小說家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於一九四八年所創作的一部政治諷刺小說。該書的問世，使得歐威爾本人被西方文學評論家捧入現代經典作家之列。電影「重裝任務」以喬治·歐威爾的《1984》的基本架構為藍圖，將歐威爾故事中所要表現的極權主義、思想控制以真人演出的方式呈現給我們。

貳、《1984》與《重裝任務》之比較

一、喬治·歐威爾的《1984》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的《1984》寫於40年代末，那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史達林的大清洗也已經接近尾聲，在中國的一場思想改造運動則剛剛要拉開序幕。小說所展示的場景與預見讓許多人吃驚，特別是對那些今天依然生活在極權專制國家裡的人們。

《1984》作者喬治·歐威爾1903年生於印度。1907年他舉家遷回到英格蘭。1917年，他進入伊頓公學。1921年後來到緬甸加入Indian imperial Police，1928年辭職。隨後的日子裡他貧病交加，此間他當過教師、書店店員，直到1940年，他成為New English Weekly的小說評論員，他才有了穩定的收入養家餬口。二戰期間(1940-1943)，他為BBS Eastern Service工作，並在此間寫了大量政治和文學評論。1945年起他成為Observer的戰地記者和Manchester Evening News的固定撰稿人。1945年，他出版了《動物農場》，1949年出版了《1984》。歐威爾患有肺結核，於1950年死去。

豐富的經歷讓歐威爾具有相當敏銳的觀察力。他對極權主義給予整個世界的危害也有著格外清晰的認識。他曾說過：「如果極權主義成為我們普遍的生活方式，那麼所有其他的人類價值，像自由、博愛、正義、對文學的喜好、對平等的對話、文理清晰的寫作的喜好、肯定人人皆有道德情操的信念、對大自然的愛、對獨特的個人化行徑的賞悅，以及愛國心都將歸於消滅。」（邱素慧，1994：ix~xvi）

在《1984》這本書中，歐威爾深刻地探究了當代社會中的權力問題。故事發生在1984年的「大洋國」。「大洋國」的統治階級是「內黨」，「內黨」的領袖是「老大哥」。「老大哥」從不露面，他的大幅照片戶內戶外卻到處張貼。炯炯有神的眼睛，緊盯著臣民。主人公溫斯頓僅僅屬於「外黨」，跟所有同志一樣身穿清一色的藍布工人套頭衫褲。他服務的機關是「真理部」。政府除了「真理部」以外還有三大部。「和平部」、「仁愛部」、「富裕部」。四大機構各佔據一座300米高的金字塔式建築。建築外邊大書特書黨的三大原則：「戰爭就是和平」、「自由就是奴役」、「愚昧就是力量」。溫斯頓擔任「記錄科」的科員，工作是修改各種原始資料，從檔案到舊報紙，全都根據指示改得面目全非。溫斯頓的家與所有私人居室一樣，有一個無孔不入的現代化設備，叫做「電子屏幕」。每個房間右首牆上都裝有這樣一面長方形的金屬鏡子，可以視聽兩用，也可以發號施令，室內一言一語，一舉一動，無時無刻不受這面照妖鏡的監視和支配。平時無事，電子屏幕就沒完沒了地播送大軍進行曲、政治運動的口號、或「第九個三年計劃」超額勝利完成的消息。這些噪音由中央樞紐控制，個人無法關掉。

在這種環境裡，沒有什麼「私人生活」可言。溫斯頓卻躲到角落裡偷偷地記日記。記日記是大逆不適的思想罪，早晚會被「思想警察」抓入大牢中去。逮捕永遠是在深更半夜，在睡夢中被驚醒後，有可能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但溫斯頓仍然忍不住胡思亂想，在胡思亂想中探索真理。這時，他結識了女友茱麗亞。在黨的眼裡，戀愛是罪行，兩人的幽會全是偷偷摸摸的。大洋國把性愛規定為「我們對黨應盡的義務」，並且不允許離婚，溫斯頓與妻子分居了10年，個人生活極其痛苦。故與茱麗亞之間，由性關係發展到愛情。另一個影響溫斯頓極大的人是內黨高級幹部奧布林。奧布林外表看上去，是一個與溫斯頓一樣面目清秀的知識分子。在與奧布林的會面中，溫斯頓被告知，對方是反黨組織「兄弟會」的成員。奧布林傳授給溫斯頓兄弟會領袖高斯坦的著作《寡頭集體主義的理論與實踐》。讀了這本書，溫斯頓明白了近代極權政治的奧秘和大洋國立國的來龍去脈。奧布林意味深長地對他說：「總有一天我們會在沒有黑暗的地方相會。」令溫斯頓大為感動。

在一次幽會中，溫斯頓與女友雙雙被捕。在監獄裡，溫斯頓遭受了嚴峻的酷刑，最後被送到一間砌滿白磁磚的牢房裡，四周的燈點得雪亮。鐵門一響，獄卒又送進一個新犯人，溫斯頓一看，竟是奧布林。溫斯頓驚訝地說：「你也被捕了？」對方卻狡詐地一笑。原來，奧布林就是「思想警察」的大頭子，早在7年前就開始監視溫斯頓了。這時，奧布林開始了拷問，如白晝般明亮的燈光照得溫斯頓連眼睛都睜不開。溫斯頓這才明白奧布林告訴他的話：「我們會在沒有黑暗的地方相會！」

溫斯頓被責罰地體無完膚，滾在地下生不如死。他什麼都招認出來：暗殺領袖、盜竊公款、出賣機密、散發傳單、煽動暴亂、信仰宗教、謀殺發妻、當外國奸細、做「兄弟會」的走狗……奧布林還不滿意，一面控制著絞痛的電盤，一面跟溫斯頓討論權力和真理的問題。這一段對話是全書最精彩的部分，也是歐威爾的點睛之筆。溫斯頓說：「宇宙間有一種精神，有一個準則，會把你們打敗。」奧布林接著問道：「難道你不相信上帝？」溫斯頓不信上帝，便回答說：「我相信『人的精神』」。奧布林一陣狂笑，將溫斯頓衣服剝光，讓他站在三聯衣鏡前看自己骨瘦如柴。不成人形的身體。羞辱他說：「看看你自己的樣子！看你的全身骯髒。看你腳趾間的污垢，看你腿上令人作嘔的膿瘡。知不知道你騷臭如山羊？可能你自己聞不出臭味來了。你看看我，我的拇指和食指可以圈住你的臂膀，折斷你的頸項就像折斷胡蘿蔔一樣不費力！」奧布林進一步說，黨的目的不僅是摧殘他的肉體還要改造他的心靈。溫斯頓仍然堅持人性可以克服黨性，在眾口一辭「二加二等於五」世界裡，他認為「自由即是能說二加二等於四的自由」，此項堅持實質上即維護了愛好真理的自由。兩人之間驚心動魄的鬥爭形式，在人類文明史上比比皆是：《聖經》中約伯的追？、《浮士德》中的浮士德與魔鬼的賭注，《地下室手記》中地下室主人的獨白。歐威爾的悲觀勝過此前任何一位思想家，他筆下的溫斯頓最後無法戰勝「一零一號刑室」的恐怖，終於屈服了。他出賣女友贖出自己，恢復了健康，卻成為政府裡循規蹈矩的廢物。他「戰敗」了自己，死心塌地他說「二加二等於五」，死心塌地地崇拜「老大哥」。

《1984》的副題是「歐洲最後一個人」，歐威爾通過溫斯頓的死亡表現了他自己對人類的絕望。歐威爾早年是激進主義者，對極權主義的了解就極為深刻，在歐威爾看來，20世紀以前的極權主義僅僅是限制人性，因此天才至多被視為瘋子，而20世紀的極權主義則直接摧毀人性，像溫斯頓這樣的思想者從肉體到靈魂都被消滅了。歐威爾的憂慮是深遠的：「如果極權主義成為我們普遍的生活方式，那麼所有其他的人類價值，象自由、博愛、正義、對文學的喜好、對平等的對話、文理清晰的寫作的喜好、肯定人人皆有道德情操的信念、對大自然的愛、對獨特的個人化行徑的賞悅，以及愛國心都將歸於消滅。」

歐威爾十分關注語言體系受到極權政府毒化的問題。《1984》中的大洋國有三個神聖不可侵犯的教條：第一是「過去的改變性」——過去的事是沒有客觀生命的，它僅僅存在於文字記錄和人的記憶裡。內黨控制了所有的記錄，也就同時控制了人的思想。這樣一來，歷史自然可以隨意改造。第二條是「雙重思想」，即同時接受兩個相互矛盾的事實：一面故意撒謊騙人，一面誠心誠意地相信自己的謊言；一手遮蓋客觀事實，一手卻緊握這個事實，等到於己有利時便拿出來使用。第三個教條，是以「新語」為革命的最終目標。「新語」的全部目的是縮小人類的思想範圍，因此真理部研究科雇用大批學者日以繼夜地編寫《新語詞典》，使人們擁有的表達思想的語言少得連思想犯罪也不可能。「新語」在本質上而言，是一種指鹿為馬的服務於權力的語言體系。在《1984》的末尾，有一個名為「新語規律」的附錄，使小說更添一分逼真的感覺，亦使讀者開始反思自己所操作的語言系統。

二、《重裝任務》的介紹

《重裝任務》的背景設定相當有趣，在那個時空下所有的情緒波動都被當成戰爭和犯罪的根源，於是被嚴格禁止。為了維護和平，每個公民每天要服用固定劑量的「普世寧」，這種效力強大的藥，被設計來封鎖人類的感覺，讓每個人的喜怒哀樂停滯麻木。假如拒絕服藥的話，會有類似日本武士一樣的特別警察小組，身著制服將你捕殺。片中點出未來世界為了避免戰事人禍頻繁，將人的七情六慾全都給壓制住，這樣一來就可以避免人類就因為一時衝動而鑄下大禍，而為

了貫徹此一政策，極權政府運用強制力強迫人民每天服用情感壓抑藥物，對這個世界而言，戰爭是遙遠的古早記憶，那裡也沒有任何音樂、藝術、詩作，每個人味同嚼蠟地活著，只為了防堵感覺的滋生蔓延，只因為那可能導致死亡。在這裡沒有「你覺得怎麼樣？」這種問題的存在，因為這個世界的人們根本沒有感覺。

《重裝任務》的背景設定參考了《1984》的世界架構，營造出一個看來不甚遙遠的未來；在這個動亂之後的未來，殘存的人類被以「真理之父」為首的政治集團統治著，真理之父主張人類的七情六慾是造成紛爭與戰亂的主要原因，因此杜絕情緒是此政治實體日常運作的重要工作，這部份很明確是延伸自《1984》的想像，此外還有不時出現的「真理之父」電視螢幕以及群眾集會更是明顯的取材於喬治·歐威爾的《1984》中的「老大哥」對群眾所採取的洗腦與監控式執政；然而不同於書中細緻的思想管制手段——包括語言的簡化、政治訊息的操弄等，電影裡以抑制情緒的藥物為解答，吃了這種藥物（普世寧），人的情緒會變得平緩，社會也因此獲得了穩定的保障。《重裝任務》電影中除了融合科幻電影的元素之外，也有德國的納粹主義、日本的武道文化，來打造出沉默且除去所有情緒的未來世界藍圖。

參、極權主義

一、極權主義的定義

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一詞在西方學界一般用以概括德國納粹主義、蘇維埃共產主義以及義大利法西斯主義。其最早淵源可以追溯到20世紀的20年代的墨索里尼，當時它是一個用來描述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綱領的中性甚至帶有褒義的詞語，意指法西斯政黨所攫奪的國家即是領袖統御的「極權國家」（*stato totalitario*，在此，或譯「全權國家」）。這個國家可以凝聚出一種「整體的權力意志」²（*the total will of power*），藉此可以塑造一個有機的集體社會，既沒有黨派利益的衝突，也泯除了政治的腐化。

² 如墨索里尼在1925年使用的宣傳用語所示：「國家即是一切，沒有任何事物置外於國家，國家即是大膽狂為的極權意志。」（引自 Bracher, 1995: 144）（蔡英文，2003：58）

在1941年，「極權」這個概念被德國威瑪共和時期的法理學家Fraz Neumann用來解釋納粹政權的特質。漢娜·鄂蘭承其後，在她1951年出版的《極權主義的根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中，運用「極權主義」這個概念，闡述了史達林的共產政黨與希特勒納粹黨的意識形態及其所建立的政體。她指出這兩個政黨跟西方歷史出現過的任何暴政（tyranny）與獨裁專制絕然不同。它們是史無前例的統治形式（蔡英文，2003：58）。

綜合言之，極權主義是一種現代專制政體，在此種政體下，國家籠罩於社會各個層面，包括其公民的日常生活。極權主義政府不僅要控制所有的經濟、政治事務，還竭力控制人民的意見、價值和信仰，從而消彌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一切分別。公民對國家的義務成為共同體首要的關注所在，而國家的目標則是用一種完美的理想社會替代現存社會。不同的極權主義制度也有個不相同的意識形態目標：

1、指的是一些現代政權對公眾與私人生活進行全面掌控的現象。

2、它的支配性是無所不包，建立在持久性的意識形態操控以及公開的恐怖統治和壓制上。

3、極權主義不同於專制政治或威權主義的地方在於：極權主義對社會和個人生活每個面向的全部權力進行掌握，而專制政治和威權主義則是將群眾排除在政治之外以遂行其目的。

4、極權主義代表著完全廢除「私領域」的存在。

二、極權主義的演變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出現嶄新的威權主義形式，特別是俄國的史達林主義、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和德國的納粹主義，激發了人們將世界劃分成兩個世界的看法：民主國家和極權國家。

1、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政權已經垮台，但是民主與極權尖銳的對比還是在1950-1960年代頗為流行。

2、他們將世界的政治體系劃分為三個特定集團（楊日青、李培元、林文彬、劉兆隆，2002：48）：

- (1) 資本主義的「第一世界」（First World）
- (2) 共產主義的「第二世界」（Second World）
- (3) 開發中國家的「第三世界」（Third World）

三、極權主義的特點³

卡爾·波普爾、卡爾·弗裏德里希與布熱津斯基、塔爾蒙等人對極權主義均有過專門的解析。波普爾在區分「開放社會」與「封閉社會」的基礎上，將極權主義政治的思想來源一直追溯到柏拉圖與黑格爾。

弗裏德里希與布熱津斯基從比較政治的角度概括出極權主義統治的六個特徵，即人人必須遵從的官方意識形態、唯一的群眾性政黨、由政黨或祕密員警執行的恐怖統治、對大眾傳媒的壟斷、現代的人身與心理的控制技術、中央組織與控制整個經濟，並指出只有同時具有這六個特徵，才可以用「極權主義統治」一詞來指陳。根據各個學者的解釋，極權主義多個面向的特點，本文作者整理後將極權主義的特點歸納為以下六個（楊日青、李培元、林文彬、劉兆隆，2002：47）：

- 1、官定的意識形態
- 2、一黨主政的國家，通常由一位全能的政治領袖來主導
- 3、恐怖主義的警察國家
- 4、大眾傳播工具的壟斷
- 5、武力鎮壓工具的壟斷
- 6、國家對所有經濟生活面向的控制

³ 資料參考整理自 <http://baike.baidu.com/view/479801.htm>。

肆、《1984》與極權主義

一、烏托邦的世界

烏托邦是人類對美好社會的憧憬，是人類思想意識中最美好的社會，本身是一種無法實現的理想或空想。按照莫爾（Thomas Moore, 1478-1535）在《烏托邦》（Utopia）一書中的描繪，那裏一切生產資料歸全民所有，生活用品按勞力分配，人人從事生產勞動，而且有充足的時間從事科學研究和娛樂，沒有墮落和罪惡。柏拉圖的理想國是最早的烏托邦，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社會也是一種烏托邦。極權主義是一種現代專制政體，在此種政體下，國家籠罩於社會各個層面，包括其公民的日常生活。極權主義政府不僅要控制所有的經濟、政治事務，還竭力控制人民的意見、價值和信仰，從而消彌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一切分別。公民對國家的義務成為共同體首要的關注所在，而國家的目標則是用一種完美的理想社會替代現存社會。

「烏托邦」的反面就是「反烏托邦」（Dystopia），正是共產黨宣言（1848）、巴黎公社（1871）、納粹，以及無數科幻小說所描述的世界。烏托邦主義是社會理論的一種，它試圖藉由將若干可欲的價值和實踐呈現於一理想的國家或社會，而促成這些價值和實踐。一般而言，烏托邦的作者並不認為這樣的國家可能實現，至少是不可能以其被完美描繪的形態付諸實現。但是他們並非在做一項僅僅是想像或空幻的搬弄，就如烏托邦主義這個詞彙的通俗用法所指的一般。如同柏拉圖《理想國》（Republic）（它是最早的真正烏托邦）中所顯示的，通常某目的是：藉由擴大描繪某一概念（正義或自由），以基於這種概念而建構之理想社群的形式，來展現該概念的若干根本性質。在《烏托邦》一書中，其目標則主要是批判和諷刺：將烏托邦中的善良人民和作者當時社會的罪惡作巧妙的對比，而藉之譴責後者。

二、《1984》、「重裝任務」與極權主義烏托邦

在這部作品中，歐威爾深刻分析了極權主義社會，並且刻劃了一個令人感到窒息和恐怖的，以追逐權力為最終目標的假想的未來社會，通過對這個社會中一

個普通人生活的細緻刻畫，投射出了現實生活中極權主義的本質。例如，「歐威爾式的」形容一個令人想到小說中的極權主義社會的行為或組織，而「老大哥在看著你」（小說中不時見到的標語）則意指任何被認為是侵犯隱私的監視行為。

《1984》曾在某些時期內被視為危險和具有煽動性的並因此被許多國家（不單是有時被視為採取「極權主義」的國家）列為禁書。

誠如之前文章中一再提及的，極權主義國家最重要的三個共同點是：1、存在某個意識形態，它規範生活的方方面面，勾勒出達到終極目標的手段。2、要有一個唯一的群眾性政黨，以此動員人民的熱情和支持。3、包括思想控制在內的全面控制。這個政黨一般是由一位獨裁者領導，該黨的領導層全面控制政府體系，包括員警、軍隊、通訊、經濟及教育等部門。不同聲音受到系統的壓制，而人民則生活在祕密員警的恐怖控制中。歷史上的獨裁者為實現對被統治者的控制，不惜運用一切手段，比如祕密員警和軍隊。然而只有借助於現代技術，政府才得以有可能全面控制社會。因此，極權主義乃是現代才出現的現象。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一詞在西方學界一般用以概括德國納粹主義、義大利法西斯主義以及蘇維埃共產主義。

由此看來，不管是《1984》裡的「大洋國」或是《重裝任務》中描述的世界，完全符合極權主義國家的標準。我們從中不難看出蘇聯的影子，無處不在的黨顯然是影射蘇共，留著黑鬍子的老大哥顯然是影射史達林，兩分鐘仇恨會的公敵果爾德施坦顯然是指被史達林驅逐並暗殺的托洛茨基。但是歐威爾並沒有在蘇聯生活過，他是如何瞭解極權主義呢？瞭解歐威爾的經歷，有助於理解《1984》。30年代，他參加國際縱隊在西班牙作戰，後因喉部中彈而不得不回國修養。這期間，他看到了由共產國際領導的國際縱隊內部的權力鬥爭和清洗。接納了歐威爾的巴賽隆納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被共產國際認定為托派組織，史達林下令消滅馬統工黨，把政治員警特務、搜捕異端及清洗專家和軍事指導員一起派至西班牙，在共和軍中建立恐怖統治。歐威爾夫婦被視為「狂熱的托派分子」，受到嚴密的監控。妻子愛琳的房間受到西班牙共產黨的搜查，他保存的一批資料也被抄走。更為可怕的是，受傷的馬統工黨黨員仍然遭到逮捕，甚至連孩子和被截肢的人也不放過，包括歐威爾本人在撤退到巴賽隆納之後還遭受到共和

軍的追殺。歐威爾曾在他的文章中提到「西班牙內戰和1936年至1937年間發生的事件改變了態勢，此後我就知道我的立場如何。1936年以來，我所寫的每一行嚴肅作品都是直接或間接反對極權主義，支持我所理解的民主社會主義」。

從西方文類傳統來看，歐威爾的《1984》乃是一部「反烏托邦」小說，它「一反傳統」的烏托邦小說給人帶來對美好明天的憧憬和追求，反烏托邦小說帶給你的是恐怖和絕望。而《1984》之所以給人恐怖，是因為不像烏托邦小說寄望於遙遠美好的未來，正因為它離現實太近，而成為現實的可能性太大的緣故。如我們所知的，《1984》所描述的是對大洋洲國裡恐怖的極權統治可能帶給人性殘害的深切憂慮，在電視螢光幕的監視下，人們無所逃於「老大哥」的控制。《1984》雖有社會主義蘇聯和史達林做為背景，但它卻已成為「現代政治鎮壓的原型」，一如美國作家歐文·豪所言：「這本書常被狹義地看作是對蘇聯冷戰的指控，而沒能看到它是對權力的腐蝕性的普遍性的研究……它是本世紀最有影響的小說之一，它抨擊極權主義，警告世人：絕對的權力，不管掌握在哪個政府手中，都導致剝奪人民的基本自由。」《1984》因其所描寫的世界與傳統的烏托邦小說大異其趣而被稱為「反烏托邦小說」。

從這個故事我們就可以了解歐威爾創作的用意，即抨擊極權主義。歐威爾旨在說明極權專制統治給人民帶來的不是幸福，而是悲慘的命運，它造成人們精神上的壓抑，剝奪了人的自由和權利，使人們喪失了作為人的價值和尊嚴。許多評論家（Reilly, 1986; Meyers, 1991）認為，儘管作者把倫敦作設定為該小說的背景，而且似乎籠統地抨擊極權主義，但歸根結底，其矛頭主要是指向史達林領導下的蘇聯。前蘇聯批評也認同這樣觀點，如蘇聯科學院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主編的《英國文學史》（1870-1955），對歐威爾的這部政治諷刺小說批駁得體無完膚，貶損得一文不值，指責作者刻意描繪一些極端無知、卑鄙無恥、腐化墮落的場面。但事實上並非如此，歐威爾擔憂的是整個人類的命運和前途，他所描寫的是人類按其本質可能出現的問題，因此不能認為《1984》中所描寫的情況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社會主義國家所獨有的，西方社會同樣可能感染上類似的疾病。歐威爾所要昭示的正是極權主義所可能導致的惡劣結果。

歐威爾筆下的1984年的倫敦社會不僅綜合了蘇聯社會的負面情景，同時也綜合了納粹德國的特徵，還加上了英國，尤其是戰時英國的特徵。他虛構出一個夢魘般的未來世界，藉以具象地表述自己對所認識的現實政治的恐懼心理，他對極權主義所發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警告，既針對史達林的蘇聯，也指向西方社會的社會異化和精神墮落。作為一部文學作品，我們不能僅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對它進行評判，出於單純的政治立場而採取全盤否定的態度。就反極權主義而論，它仍有其積極的一面。事實上，歐威爾這部小說的成功之處並不在於它對某一具體政治體制的諷刺和嘲弄，而在於披露了人性的陰暗面，揭示了困擾人類社會發展方向的烏托邦政治理念的負面效應，以及人類社會的內在弊端和造成這些弊端的心理原因。

伍、結語

從文章中我們應該充分肯定歐威爾反極權主義的某些意義。我們不能狹義地認定歐威爾的反極權主義便是針對史達林時期的蘇聯，從宏觀上說，應說是針對整個世界範圍的極權主義傾向的（從國家不斷增長著的權力這點上說，即便是號稱「自由世界」頭號主人的美國亦不例外）。《1984》的最大意義在於揭示我們這個世界的傾向。聯繫今日西方的現實，可以發現歐威爾的某些預言與現實極為相似。而我們把歐威爾的某些預言與史達林時期的蘇聯與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一些政治和社會現象作一對比，就不難發現：確有許多觸目驚心的事不幸被他言中了。因此，從反極權主義的角度看，《1984》還是有一定的歷史和現實意義的。當然，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不斷改善和世界民主潮流的向前發展，歷史上的錯誤不可能會再次簡單地重演，歐威爾的預言也不可能完全變成現實。

參考書目

一、中文書目

- 周仕寶（2002），〈《1984年》所揭示之烏托邦政治理念之負面效應〉，淡江人文社會學刊，第11期：93-101。
- 張中載（1996），〈十年後再讀《1984年》：評喬治·奧威爾的《1984年》〉，〈外國文學〉，1：66-71。
- 喬治·奧威爾著，邱素慧譯（1994），《1984》。台北：桂冠。
- 楊日青、李培元、林文彬、劉兆隆譯，Andrew Heywood著（2002），《政治學新論》。台北：韋伯文化。
- 蔡英文（2003），〈極權主義與現代民主〉，《政治科學論叢》，第19期：57-84。

二、英文書目

- Ciepley, David Andrew(2001). *Liberalism in the shadow of totalitarianism: The problem of authority and values since World War Tw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Meyers, V. (1991). *George Orwell*.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Reilly, P. (1986). *George Orwell, The age's adversa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Zizek, Slavoj (2001). *Did Somebody say totalitarianism? : five interventions in the (mis) use of a notion*. New York: Verso.